

清明节来了。今年清明，恰逢三月三。感谢历法的巧合，让祭奠母亲的第一个清明，赶上了她的生日。

在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春天里，和母亲有关的旧时光，像母亲坟前那一朵朵金黄色的油菜花儿一样，在脑海里悄然开放……

母亲这一辈子，命苦啊，没享上一天的福。

嫁给父亲的时候，母亲坐在马车上哭了一路。结婚前几天，她才知道要嫁的人家出奇的穷。结婚那天，一盘鸡肉，一盘鸡胗，一盘鸡血，一盆鸡汤，成了招待母亲的“佳肴”。用土坯撑起的破门板，成为母亲的“新床”。从那天起，我苦难的母亲，就走上了一路和父亲风雨与共、清贫困苦的艰辛之路。

母亲生性好强，不服输，干起农活是一把好手。在生产队，母亲近乎于傻地劳作，经常被评为“劳动模范”，队里奖励的镰刀，好多年后还都在用。母亲说，为人，情愿累死，也不能让人家说闲话。

是上天考验母亲的坚强吧，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民办教师的父亲患了重病，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像男人一样活着；家里分了责任田，母亲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劳作，由于积劳成疾，患了腿部静脉曲张，一条条青筋，像蚯蚓一样蜷曲在母亲腿上，小时候的我们，不敢去看，害怕着呢。更困难的，是给父亲看病。架子上上，破旧的棉被里，裹着父亲虚弱的病体，母亲拉着车子，带着干粮，四处求医问药。老家离县城 30 多公里的那段路程，母亲用脚板一步一步地丈量了 20 多年！

上世纪 80 年代，老家大都建起了瓦房。眼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一家老小还挤在破草

房里，母亲着急。她起早贪黑，在家搞起了家庭养殖，几年下来，积攒了些钱。我们决定也建新房。后来，实在凑不够买瓦的钱，母亲偷偷拿出她的一对银首饰，卖了 20 多块钱，买来了水泥瓦。母亲的忍痛割爱，让我们住上了瓦房！下雨天，不再担心屋子漏水，晴天，不再担心鸡会飞上房子挠掉房草。更有意义的是，因为有了瓦房，大哥定了婚。

母亲不识字，但对我们的学习很支持。

春天里，想起母亲

常全欣

我考上高中那年，父亲还拿着不超百元的工资，家里十分拮据。我决定放弃学业，去外地打工。母亲坚决不同意，毅然将家里的粮食、院落里和责任田里的树都卖掉，还东拼西凑，交了我的学费。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母亲的决定，我真不知道我后来的路，会朝着什么方向游走。

穷日子慢慢地有了头，家境日趋好转。1996 年，当了 30 多年民办教师的父亲转正了，工资成倍增长；再后来几年，大哥、二哥和我都有了各自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家庭。我们想着，母亲到了幸福来敲门的时候了。

可母亲却没有让我们如愿。2003 年，她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药物成为她的生活必需品，经过治疗，身体也慢慢强健。谁知到 2008 年，备受糖尿病折磨的母亲，突发脑

梗塞，住进了医院。虽经多方治疗和精心呵护，但留下的偏瘫后遗症，让母亲的行动不再像常人那样自如。

生性好强的母亲，不愿接受事实，整天在家里哭闹，再也不愿意走出院落半步，任凭我们如何劝说，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除了去医院看病以外，竟然没有走出离家百米的范围。在小小的院落里，父亲陪着她，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日子。

我可怜的母亲！

行动不便的母亲，成了我们的牵挂。隔不多久，我们都会回家看看，给她带去些爱吃的东西。母亲经常毫无表情的脸上，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来。她怕我们回周口。每次看我们要离开，她总会艰难地从沙发上支撑起身体，一瘸一拐地挪到门口，又突然像个孩童一样，大声痛哭。那时候，我们会责怪她，她很听话，停止了哭声，然后就一直“唉唉”地叹气，无奈地摇着头。

我是老小，母亲总对我放心不下。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她去世的半月前。那次临来周口时，我说，妈，今年过年我不回来了。母亲甚是惊讶，显得很无助。后来听邻居说，母亲整天唠叨着，因为我不回家，让她对将要到来的春节少了许多期盼。和母亲的最

后会话，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母亲的病，基本上花完了家里的积蓄。最近这两年，她不愿意再去治疗，她说，都把钱花完了，日子还咋过？有时候，自己傻傻地将药藏起来，留作下一次吃。她特别能忍受痛苦，即使在临终前的那天上午，邻居问她，身体是否舒适，她还毫不迟疑地回答：好着呢！

去年的冬天，很冷。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食欲骤减，连续几日高烧，后来一直喘个不停，被医生诊断为急性糖尿病酮中毒。腊月十六中午，母亲病危。当姐姐将要把她推进急救室时，我苦命的母亲，没有等来我们回到身边，没有和儿女说上一句话，没能熬过寒冷的冬天，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我们急匆匆赶到家，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抱着母亲，她那只生病的右手舒展开了，那条佝偻的右腿舒展开了，曾经令我们恐怖的静脉曲张也不见了。母亲的病，在她叩开天堂之门的时候，一切都好了。

母亲的离去，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本以为，我们这个生活渐好的家，还能够给母亲更多的时间，没想到，她没有迎来自己 65 岁时的这年春节。我想起《欢欢树》里的一句话：“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了了，就召她回去。”

或许是吧，母亲这辈子，太苦了。

母亲出殡的头天一大早，我特意将她三年前的一张生活照，扩洗成遗像。照片上，母亲幸福地坐在门口，面带着浅浅的微笑。她的身后，一排黄灿灿的玉米挂在墙上；她的身旁，一枝粉红的月季花，吐露着芬芳……



故情。葱茏，油菜绽放，踏青访春，追外红。清明，一岁一度春，意老，岁岁清明。今又易，世事沧桑人易，童新生。

清明

采桑子

清明时节

王尚 摄

今又清明

朱国杰

在阴郁的天气里
我轻轻来到娘的坟前
拂起一把把黄土
拂向娘的坟头
在心灵深处叩问
远在天国的娘 您还好吗

瞬间娘那熟悉的身影
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开春新除的鸡娃饿了
张开小嘴簇拥在娘的面前
是娘丢下手中的活计
一捧米粒满足了脚下的饿球一片片

在杨柳吐绿的的季节
娘站在板凳上
颤颤巍巍地举起手中的钩镰
顷刻，槐花雨随风飘落
娘钩下的不仅仅是一簇簇槐花
还有全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渴盼

新割掉的麦子
摊在麦场里
伴随着黄牛拉碾的美妙乐章
一个个又大又暄的馒头
闪耀在我的记忆深处
从此 家人告别了红薯的羁绊

在七月骄阳下
娘擦拭着额头的豆大汗珠
抬头看一眼干得流火的天
又继续俯下身去
躬耕脚下的田
背后留下深深的脚印一串串

在去她她家的路上
娘用双脚丈量着回家的路
脚印曲曲弯弯
虽坎坷不平
却成就了几女们
快乐的童年

而今又是一年清明时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被东风带来的思念
在春雨纷纷的季节里
敲打着我心灵的百叶窗
总恨摇曳的风筝线放得太短太短

本期策划：马 芯 杨雅萍

仲春野菜香

尚纯江

告别了节日气氛浓厚的元宵，便是阳光明媚的仲春了。这时的春天，阳光明媚，温风和煦；真是天蓝蓝，水碧碧，白云悠悠，鸟语花香。在这样的天气里，心境豁然开朗起来；踏春去！若不如如此，岂不是辜负了这大好春光？

事实上，在这个暖风和煦的日子里，踏青是一种极好的选择。亲近大自然，放飞心情，释放压力，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感情的享受。况且，我还要挖野菜呢。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和妻子便各骑单车，带上工具，一路哼着小曲出发了。

郊外的田野碧绿无涯，到处弥漫着初春时节泥土的芬芳，飘荡着花的芳香，莺歌燕语，百草丰茂。此时正是采挖野菜的好季节。只见田间地头，麦田树下，到处生长着一些知名不知名的野菜。什么荠菜、野蒿、婆婆丁、紫花地丁，在春雨的滋润下泛着滴翠的新绿，让人的心为之怦然而动。我和妻子忙拿起小铲子挖起野菜来。不一会儿，便装满了篮子袋子。

其实，我小时候就爱挖野菜。那时候春天一到，我便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挖野菜。那时候还不知道野菜是什么绿色食品，有药用功效，只知道挖到野菜后拿回家，娘将野菜淘洗干净，拌上面上锅蒸熟，出锅后拌上些香油和蒜泥，就可以食用了。说实话，那时娘做的蒸菜可真香，至今想起，

仍然唇齿生香。至今我依稀记得当时的童谣：“荠荠菜，包饺子，我和姥姥俺俩吃”，“野菜好，野菜香，菠菜不如狗儿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一口：吃蒸的野菜。所以从结婚至今，在每一年的春天里，我便携带着带子，到郊外踏青挖野菜。一是可以近距离亲近大自然，陶冶情操，二是可以享受口腹之乐，还可以唤起对往事的回忆。

据有关资料介绍：野菜不仅是当下城市居民的一道美食，而且还有药用功效。如荠菜味甘性平，能清肝明目，中和脾胃；马齿苋能开胃健脾，生津止渴，有消炎解毒止痛的功效；婆婆丁可清热解毒，是糖尿病的佐餐佳肴；鱼腥草能……

在当今社会，食用自然生长的野菜成为了时尚。于是，野菜，这种在过去只能充当填饱肚子的粮食替代品，便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成为市民青睐的绿色食品。其实，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节假日里，许多人忙里偷闲，骑一辆单车，来到郊外，在踏青赏春、一亲大自然芳泽的同时，采摘一些野菜，或蒸或煮，或烹或炒，亲手烹制一道美味佳肴，也不失为解脱压力放飞心情的生活方式。不信，你就试试；届时，当你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走进大自然，俯身田间地头，在欣赏田园风光的同时，采摘些清香扑鼻的野菜，捡拾些土生土长的野趣，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010 年 6 月初，我接到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的休假通知，十分激动。我一个业余作者，竟然也把体制内专业作家的待遇享受尽致。2009 年我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了 4 个月，今年又被邀去度假，比起自己的创作，和享受的待遇，真是让人惭愧。当然，既然有这种机会，我便欣然前行。因为通知上说要携带家属，我先生不愿做家属陪同，我就带了一个本土的女作家一起前往。

出发前，万事俱备，只等出发了，突然想起没有带通知。于是，便到办公室拿通知。可是，说来也怪，通知书我明明放在办公桌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无奈只得打电话给省作协，让他们帮忙沟通一下。他们很快回复，说没问题，跟叶老师联系即可。

按火车运行时间应该是上午八点到，结果晚了一个半小时。我害怕他们接站的人等急了，就和他们联系，告知火车晚点。他们说，有人等，不过要凭通知的。我一听急了，已经好了，怎么还要通知啊。于是，便打电话给叶老师，叶老师说：你们河南说来两个，怎么三个人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作协的昨天已经跟你们联系过了。我的通知丢了。他说：你们有一个姓刘的联系过了，还有一个姓王的。

我明白了，我告诉的是我的笔名，而他接到通知是本名，以为是两个人。做事细致的他，自然就绕了一个弯子。我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姓王的，笔名柳岸。他笑起来，说：这就对了。好，没问题。有人接站。

到了车站，我们果然看到有人举着“中国作家协会”的牌子。我急忙走过去，跟他说：要看证件吗？他说不用。叶老师接了人已经走了，我在这等你们。我说：您贵姓啊？他说姓王，我连忙说：王老师啊。被我称为“王老师”的人，憨厚地笑了笑。

到了杭州的作家创作基地，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这是一幢独栋别墅，黑色的大门紧闭着。大门旁边，一丛绿竹在微风中

摇曳。绿竹下方是一块大石头，石头上梳着绿色的“刘海”，大概是爬山虎之类的藤科植物吧。“刘海”下写着两行字：上面是“中国作家协会”，下面“杭州创作之家”。这块招牌静泊在一片绿色中，似乎是一个低调的绅士，淡漠而厚重。想必它也有“悠然见南山”的情怀，因为，在它的左前方，就是杭州的北高峰了。左行不足百米，就是上山道。登上北高峰，杭州的全貌便尽收眼底。由此看来，不止“悠然”北高峰，简直“悠然”

下，那小伙子便领我们去了房间。房间里是木质地板，床上的用品干净整洁。一切的用具都放得恰到好处。卫生间里放了一管牙膏，两支牙刷，一瓶沐浴露一瓶洗发水，我这些琐碎的表述，只是说没有进宾馆的感觉，真好像到了自己的家里。因为，即便是五星级的宾馆，洗漱的东西，也都是一次性的。我放下行李，拉开窗帘，两眼旋即放光了。窗外是一幅秀美的风景画，远看是叠翠的山峰，近看是别墅的后花园。花园透绿的

柳岸

杭州城了。

“杭州创作之家”，坐落在灵隐寺脚下，西子湖畔，像一颗小小的钻石镶嵌在灵隐景区。就像我给他们留言一样，“灵隐脚下祈福地，西子湖畔秀洞天，作家之家显名至，心灵驿站实为归。”在灵隐脚下，西子湖畔竟然还有这样一幢独栋别墅，真是不可思议啊。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产权竟然还属于中国作协。据说是一个作家出国前捐赠的，巴老曾在此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今年拿出 150 万用于接待各地作家，也算是物有所值，物有所用了。不过，能在这里休假确实让人感到了奢侈，也让作家们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胡思乱想时，大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接过行李箱，引我们入院。我心里虽然惶惑不安，可是，接待人员还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真把我叫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恍惚间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大作家了。接站的“王老师”让我们登记一

铁栅，已经爬满了绿藤萝。不走近，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道墙究竟是篱笆墙，还是铁栅墙，抑或是绿藤墙。我把自己摔在床上，灵秀的美景通过视野把我裹上。我对同伴说：睡觉一定得拉上窗帘，不然，我会觉得睡在一幅画里。

从来没有去过作家“创作基地”休假，我原以为不过是一个宾馆，住上几天休息休息而已。到了杭州创作之家，才知道，真是到了“家”一样。服务人员都有 20 多年的工龄了，接待过无数文学界的泰斗、大家，服务热情周到，业务娴熟。吃饭时，我见到了接站的“王老师”，他竟然手捧着香喷喷的饭菜上来了，我同伴开玩笑说：您亲自啊！他腼腆地笑了笑。“王老师”其实是后厨的大师傅。不过，他的温文厚道，确实像个文职啊。也难怪，几十年的文学熏陶，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培养成文静素雅，酷有学问似的。

各地来休假的年龄差异很大，而且都

地翻盖了二层小楼，每家都是大铁门，壁垒森严，已看不到当年的原貌，两小无猜的彩云也已出嫁，跃进哥亦娶了白白净净、很漂亮的嫂子。

怀念跃进哥

李玲

跃进哥是我年少时的邻居，因为生在一九五八年，所以起名：跃进。现时倡导的与时俱进用在那个年代也是很恰当的。

我们家属院，一共九户人家。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每家都是几个孩子，我们小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这边玩着，那边家里喊一声吃饭，应声的功夫，人也走到了饭桌前。我和跃进哥家仅一墙之隔，且是同学，玩得也更贴心一些，所以，玩累了玩时间长了夜深了，就跟彩云睡在一起，也是常事。

跃进哥的爸爸是老革命，是山东人，姓高，是我们老家县城的县长。高叔为解放新中国辗转南北，来到了河南，便在我们这里娶了王姨，生了六个孩子，跃进哥是唯一的男孩子，备受娇宠，彩云是老么，和哥哥一样受宠。都说山东人皆大个，这话有道理，他们家的孩子个个都是高个。跃进哥不但高而且帅气，言语不多，很温和的脾性，在我的记忆里，从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他酷爱读书，藏了很多的书，他书架上的书籍很是招徕人，每每去找彩云玩，亦去他屋里看书，看不完就恳求拿回家看。他很爱惜他的书，每次借书，他都叮嘱我不要弄丢不要弄坏，我每次都 very 真诚地答应他。其实，我也很珍爱书的，再说，我也期待着下次再来看书时畅通无阻呢！

跃进哥人太老实，平素拙于言谈，并疏于功名，亦有着文化人的迂腐与孤傲，不会圆通人际关系，虽然高叔曾经是县里的权威，但因身体早已被南征北战碰撞得千疮百孔，致使英年早逝。按说，依跃进哥的才智，论跃进哥的人品，混上一官半职亦不是难事，但人走茶凉，尽管跃进哥很努力地工作，也仅仅是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多年没变。从我 17 岁高中毕业离开老家以后，再回老家看望父母，见他也是不易，因为当年的大通院已经被各家垒上墙壁分割了开来，形成了独院，而且，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厚，各户也都重新在原

泪眼婆娑中，对跃进哥的记忆

渐行渐远，可是，他当老鸡，带领我们一带小孩子玩“老鹰抓小鸡”的生活剪影依然铭记在心。依稀看到，华丽的月光下，我们好几个小伙伴一个拽住一个的后衣角，拉成一溜，他在前面当老鸡左右跑着，来抓我们的最后一名，我们的“鸡头”伸长胳膊来回跟跑，去竭力拦阻他，不让他抓到，直到我们累到跑不动的时候，就有人被拽倒，这样一倒就是轰然一片，然后，我们在嬉笑中，结束我们的游戏。有时候，他和他的同学玩扑克牌，人不够，我和彩云亦参与其中，打得不亦乐乎，那种愉悦，可能是现在的小孩子得不到的快乐，它属于我们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属于我们那个年龄，属于跃进哥和我们一帮儿时的小伙伴。曾经的玩伴，如今却天地两隔，惟他的形象永驻心间！

跃进哥，前段时间，回家见到了嫂子，虽然岁月在剥蚀着她那姣好的面容，眉宇之间亦增加了鱼尾纹，但这么多年了，她依然未嫁，她用她的爱在守着你，在为你操持着你的家，你的一双儿女。

因而，在九泉之下，你该欣慰了。跃进哥，邻家小妹在此，垂首凝眸，双手合十，为你燃一炷心香，怀念我邻家的好大哥，一路走好！

一首读了千年的诗

王伟

一场下了千年的雨
一首读了千年的诗
蒙蒙的雨意
酹酹的诗情
不知沉重了多少颗心
不知潮湿了多少双眼

因为这一天的到来
通往墓地的小路
突然间变得拥挤而漫长
人们站在寒意阵阵的松柏间

倾听岁月疲惫的喘息
透过模糊的视线
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身影
那些微笑或平静的表情
时而遥远 时而临近
如一首寂寞悠长的歌

清明节
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
却因为唐人杜牧的那首绝句
变得多情而伤感

在“家”休假的感觉

带着家属，我们算是这一拨年龄最小的，而且又是同性。可是，因为文学，因为休假，相互之间便没有戒备，没有沟通障碍。反而多了一些亲近，一些热情，一些谦和，一些礼让，一些尊重。

吃饭在一个小餐厅里，都是以“家”为单位的，两家拼桌，四菜一汤，各吃各的。真正的杭帮菜，清爽干净，色香味俱佳。室内完全没有凡尘喧嚣，没有拼酒应酬，只有温馨、静雅、融洽、和谐。陡然，心里升起了对文学的敬畏，对协作的感恩。

杭州的六月是迷人的，也是闷热的。带队的叶老师风趣幽默，热情周到，办事灵活，计划周密，活动时间安排得合理适时，张弛有致。既参观了文学圣地绍兴和乌镇，书法圣地兰亭，也游览了杭州的近郊美景。到乌镇，我们特地参观了茅奖的颁奖大厅。这大厅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作协的，作家来到乌镇，岂能不到茅奖颁奖大厅看看，总算是一个励志的地方吧。叶老师跟他们很熟，找到了管理员，打开了大厅。大家纷纷留影纪念，互相期待谁来领奖，大家一定都来捧场。玩笑归玩笑，但是心里还是肃穆庄严的，对茅奖的向往，暗自给自己立下奋斗目标。虽说白日做梦，但算是也有梦可做吧。说是暗自，还是不经意间说了出来，惹得众人调侃不已。

参观时，大家都很累。回到了创作之家，又很兴奋。小院清幽的环境，古朴舒适的设计，旁院的凉亭，后院的草地和花园，廊坊里文学界大家的照片，茶室里一些作家的留言，书房里作家们的捐着，到处显露创作之家“辉煌”的历史，和不一样的风采。真不想浪费时间，尽量“饱食”这里的一切。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像一匹瘦马，来到了水草丰沛的草原，只有欢愉撒蹄的驰骋，心满意足的疲惫，哪里还有休假的悠闲？

在（创作之）“家”休假，真是不一样的感觉。